



又是一年麦收时

布谷声声新麦香

◎赵林祥

“布谷布谷！布谷布谷！”
鸟儿满村里欢叫。这种候鸟每到夏收前就飞到家乡这渭北塬上来，急切地叫着，庄户人听来像是“算黄算割！算黄算割！”

当寂静的乡村传来第一声布谷鸟的鸣叫时，赋闲的农人就坐不住了，整日里出出进进，三番五次去田野里查看，摸摸扎手的麦芒，瞧瞧牛绳似的麦穗，辛劳后的欣慰和即将收获的喜悦，笑得眉毛胡子抖作一团。此刻的乡野里，青稞参差，菜角泛黄，膨胀的大蒜顶起了厚实的地皮。最诱人的还是那大片大片、平展展一望无际的麦田，成熟的麦子像娃娃的脸，一日变三变。早晨的麦芒还托举着亮晶晶的露珠儿，阳光下闪出满眼的莹绿；吃过早饭再看时，密匝匝的芒尖就黄了梢儿；待日头偏西时分，夏风里悠然摇摆的麦穗，已悄然褪去了绿意，换上了鹅黄的新衣，胀鼓鼓的麦粒挣裂了麦衣的束缚，如襁褓里的孩童，顽皮地探头探脑。丝丝缕缕奇妙的麦香，飘荡在广

袤的旷野，清冽冽、黏腻腻、香幽幽，妙不可言。新麦的鲜味香味，醉了期待中的农人，醉了一季的乡村。

夏风吹，新麦香，布谷声声催人急。割了青稞、油菜，挖了大蒜，庄户人全身心就投入到将要收割的小麦上，常常端着饭碗都在谋划农事：修车子、磨镰刀、整杈把、补口袋，夏收必不可少的农具物件，挨个儿过一遍。一应收拾停当，心落到实处后就奔向地头，大步流星地从塬上转到河湾，一路嗅着清幽沁人心脾的麦香，不厌其烦地照看一天一个模样、日渐泛黄的麦田。走着走着就忍不住顺手掐一个麦穗，在手心里三揉两搓，扭头吹去麦衣，扳着手指头拨弄着数麦粒，笑眯眯地估算一季收成。随即大手一扬将满把的麦粒扔进嘴里，喜滋滋吧着嘴

儿嚼起来，嚼出满嘴的麦汁麦香。

布谷鸟的声声鸣叫，催熟了田野里的麦子，唤来了久违的麦香，自然也招来贪玩的乡童。孩子们三五成群扑进乡野的怀抱，学着大人掐麦穗，搓麦粒，吹麦衣，将麦粒一股脑塞进小嘴里。贪吃的顽童受不了麦香的诱惑，不管不顾塞得两个腮帮子鼓鼓囊囊，咽巴声中嘴角溢出白生生、稠糊糊、亮晃晃的汁液，在下巴上吊起两条长线，微风中荡悠悠的，惹得同伴哈哈大笑，争先恐后地追撵着拔“胡子”。有时候吃腻了生麦，小脑袋凑在一起嘀咕几句便计上心来，就地刨个小坑，拾些干柴燃起火，扯一把麦穗煨上去。在柴火的噼啪作响中，麦芒着了，麦衣焦黄，一股浓烈的麦香冲天而起，诱得人馋涎欲滴。急不可耐

的孩童一阵拥挤挤地争抢，人手三五穗，蹲成一圈埋头吃起来。烧熟的麦粒胀鼓鼓滑溜溜，咬一口柔软筋道，满嘴生津，清爽甘甜的汁液直贯肺腑。常常片刻间，孩子们就两手乌黑，蓬头垢面，黑嘴巴淌着亮晃晃的白麦汁，像个十足的丑八怪。

自古以来，粮食是庄稼人的命根子。小麦作为一年收成的“大头”，历来被农人最为看重。在乡村，耄耋老人常把能吃上一季新麦，当作人生最大的福分。如若谁在麦黄时节去世，村里人就会扼腕长叹：唉，活了一辈子可惜咧，没吃上一口新麦！而挨过夏收忙后过世者，常被同龄人羡慕称赞：老哥福大啊，吃上了新麦，这一辈子没啥亏欠。可见一料麦子，在耕了一辈子地的农人心中，是何等的重要！

哦，又是一年麦黄时，布谷声声农家乐，沃野流金麦飘香，鸟语机鸣人声欢。这真是：乡村处处丰收景，如诗如画新农村啊！

六月，回到村庄

■杨鹏飞

当我踏上六月归家的路，我的脚比我的人快，乡亲们忙碌收土豆、洋葱，麦子招着金黄的手，顾不得回我的问候，赶快让最后的阳光进来，变成成熟收割在后头。

父亲使顺手的镰刀，挂在墙壁四五年未用，每年都磨得能打仗，只不过今年冬天要用它割一座土的破伤风，另一座坟落在春天，距离主干道有一个加油站和百亩麦田的维度，父亲却要走很久很久。

面对庄稼，父亲总要拿得出手，他不愿落后人，不愿亏待和他朝夕相处的老伙计。他说：“再坏的饭你尽管吃，再好的锄头你不要握”，我知道那是村庄给他的智慧和幽默，那是祖辈口口相传的乡间民谣。

一群羊在山坡上

■张维新

估计是在我晨起之前，在太阳还没有离开地平线，这群羊就来到这片山坡上，远远望去，那是一片缓缓流动的白云，隐隐传来羔羊咩咩的叫声，牧羊人的鞭子沉寂着一旦响起，将扫起一路尘埃暮色苍茫，扫落阳光。

如此地亲近这片山坡，一片草地失身于一群羊，牧羊人面无表情，无视于一场践踏后的蜡黄。这本来就是一场弱肉强食的纷争，一片草地，耐心地等待一场春风的来临。

一群羊，将一片山坡啃黄，将日子啃光，将牧羊人啃老，无非是，将牧羊人送进黄土，将自己送上餐桌。

关于树

■赶阔

如果没有树，风就找不到悠扬，没有悠扬，风就找不到坐下来的家，没有家，风就会发怒，搅得天昏地暗，这首先是它自己的迷失。所以，养一棵树，给风找根琴弦，养一行树，给风找一条路，养一林子树，给风找个组织，养一山树，给风找个官殿，我们也好在风的快乐里快乐。

文字

■杨海军

岁月的细枝末节，因为一次次不经意的风暴，实现了脱胎换骨，让有些走失的灵魂重新归来，伏伏在时间窗口的精灵，它的每一次跳动，都会发出骨骼舒展的声音，金石之光让它成为传世之物。

每个文字，都是生命的复活体，英雄的名字在文字中闪烁，英雄的泪水在文字中流淌，美好的事物会选择在文字中找到一份安详。

每个文字，都是一双锐利的眼睛，不分昼夜地捡拾着生活的碎片，抚慰着历史的背影。



西秦诗苑

夏夜拉麦捆

◎冯纪隆

否则，架子车走在路上摇摇晃晃，等麦捆从车上掉在路上，不但要重新装，而且得时时给人家让路，这要费很大气力。”父亲总会用这句话告诫我。

装好麦捆之后，就剩下最后的环节——用粗麻绳捆紧麦捆。那时架子车两个轱上各有一条麻绳。这时，父亲和我用全力将麻绳捆在最上层的麦捆上，然后把麻绳死绑在架子车的两个轱上。用父亲的话讲，捆得紧，麦捆才不会掉下来。经过不到一个小时的辛苦，虽然我们早已无气力，但最后这个关口谁也不敢马虎。捆绳时，单薄的父亲手臂上青筋暴起，和我拼命拉麻绳往轱上绑。

“留在轱上的余绳越长，说明咱捆得越紧，再加把劲儿！”

“余绳还没有上次拉麦时留下的长，再使劲拉一些！”

父亲像个老练的猎人一样，不时瞅着架子车轱上的余绳，给我打气。我发现每绑一次麻绳到轱上，父亲总要大口大口地喘气。

“把人累没死，但一想起你爷爷在

家苦等我们的样子，想起你们娃娃吃白面大馒头那可爱的样子，我就是累死了也心甘情愿！”一次捆完麻绳后，父亲用汗衫擦着脸说。

一路上，父亲嫌我弱小无气力，总是驾着架子车，我在架子车后死劲地推着。当我们拉着几百斤重的湿麦捆艰难行走在路上时，不时碰到来来往往乡亲们拉麦的架子车，大家在黑暗中吆喝着，用这种方式相互打气鼓励。

我们拉着麦捆，在土路上走走歇歇。夏夜，带给下苦人的不是炎炎烈日，而是清凉世界。行走在土路上，股股夏风吹得人浑身麻酥酥的。

一路上，除了欣赏美景外，最大的慰劳是我们带的凉开水。由于出汗最多，每走几百米，我们便停下喝上几口凉开水。那时我觉得，这白开水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！

“找辆手扶拖拉机，两回就很快拉完一亩小麦。我们架子车，一亩地得拉五回！”一天晚上拉麦捆时，我给父亲建议。

父亲苦笑了一下：“一亩小麦能卖

多少钱？你花上大价钱买个‘手扶’拉麦捆，你钱多得狠！再说，咱们生产队上只有一辆手扶拖拉机，白天还得给队上人碾场呢，你让人家驾驶员休息不！”

那些年的夏收夜，我和父亲每晚拉麦捆要熬到下半夜，直到拉完才能休息。这时的夏夜，蛙声早已没有了，四野阒然。

直到高三那年三夏抢收，我最后一次和父亲深夜拉麦捆。在麦场上，比我小两岁的同村小兵悄悄地说：“我观察你好久了。你看咱们队，拉麦捆时只有你每晚偷懒在后面推着架子车。咱们同龄人都已开始替长辈驾架子车了，我都为你害臊。拉麦捆时你驾上轱，让四叔（父亲排行为四）歇歇吧。现在咱们上了高中，有的是力气。”

小兵的话让我脸红了好一阵。我仔细一想，小兵的话说得对。父亲“嫌”我嫩，一直从小学嫌到高三。那时人高马大的我已比父亲足足高出两头，可父亲还放心不下。那年最后几次夏夜拉麦捆，我硬是从父亲手里抢过架子车，开始了驾轱拉麦捆。

高三毕业后，我参军入伍远离了家乡。这一别就是二十多年，从此再也没有机会替父亲驾轱拉麦捆了。可我忘不了那些年的夏夜，忘不了父亲对我无言的爱……

那一缕麦香

◎王文丽

遮住双眼的、大大的草帽，吃力地弯腰低头，左手抓住一把麦秆，右手拿着镰刀，“唰唰”几声，先是割些麦子，分成两把，再将麦穗相对交叉拧在一起，算是捆麦的绳子了，然后加快速度继续割。那“唰唰”的声音，犹如麦子在轻快地歌唱。我的速度和体力是有限的，等一捆麦子割完捆好，我已把太阳晒得面红耳赤，明显感觉体力不支！

当我提着镰刀走到地头树下的阴凉处，抬头看那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时，恨不能变成一只小猴子爬上去休息，好利用那浓密的枝叶阻挡太阳毒辣的炙烤。我用稚嫩的脏手抹把汗，眼巴巴地放弃幻想，稍作歇息，便又下地继续割麦——我不敢抬头看那黄澄澄的二亩麦子，何时才能在父母和我们姊妹几个蜗牛般的速度下收割完。

夕阳快落山时，二亩麦子终于在一家人的紧密配合下被割完，它们整齐地排好队，站在地里，就像战士凯旋的样子，荣耀万分。而此时的麦地里，洒下的不仅有我们劳作的汗水，还有那沁人心脾的一缕缕麦香……

麦子割完只算是进行了第一步，为了防止天气突变，我们不敢怠慢，简单吃点晚饭就得继续干活。要把麦子装在架子车上拉出地里，这个过程全靠人力，我站在麦捆前，还不足捆好的麦子高，但为了帮父母多干些活，把捆好的麦子“请”上架子车，我弯腰蹲了下来，双手搂紧麦捆，任由麦芒刺在脸上、扎在手心，也要拼尽全力，死拽硬拉，硬是活生生地把父母已捆好的麦子又给撕拉开，散落一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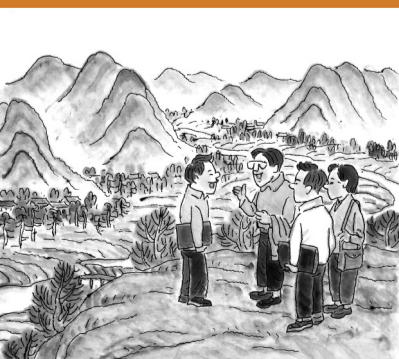
当然，麦子最终还是被父母装上

车。我们跟在架子车后面，双手无力地推着车子，借着月光，顺着小路，来回小跑在麦场和田地里。白天几个小时的太阳炙烤，加上体力消耗，对于不足十岁的我来说，完全吃不消，腿早已不听使唤。看着“躺”在架子车上一路“嬉笑”的麦子，我多么希望它们能“友好”地伸出“双手”，拉我上车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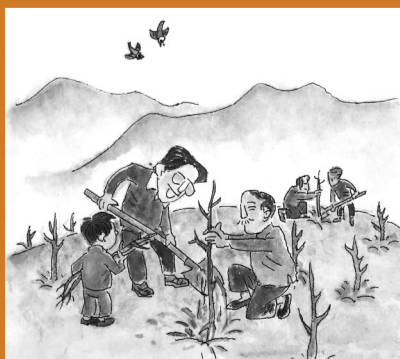
麦场里一片繁忙景象，打麦机“嗖嗖”彻夜地响着，塞进去的是麦捆，蹦出来的是鲜香的麦粒和打碎的麦草，一台台扬麦机随着风向“呼呼”不停地旋转着，使出浑身解数、万般气力，吹走麦粒中的麦衣，落下干净的麦粒。繁星闪烁的夜空，星星顽皮地眨着眼睛，又不遗余力地点缀着这些美好的夏收之夜……

快三十年过去了，田间劳作的经历伴随着那一缕缕麦香，成了我永久的回忆。如今的夏收，已经看不到曾经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，随着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的驶入，几乎不到一晌午的工夫，整片整片的麦子就被收割完毕，只等主人晾晒后颗粒归仓！

赵炜漫画（扶贫系列二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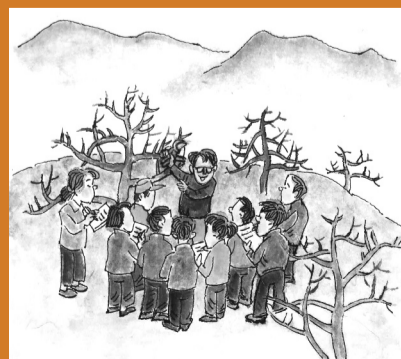
民情村情心中装，筹划脱贫良药方。



包村扶贫结对子，直到脱贫摘帽子。



要想脱贫先修路，致富前程有奔头。



科技扶贫进村子，授人以渔教法子。

西秦诗苑